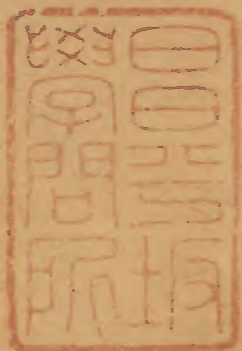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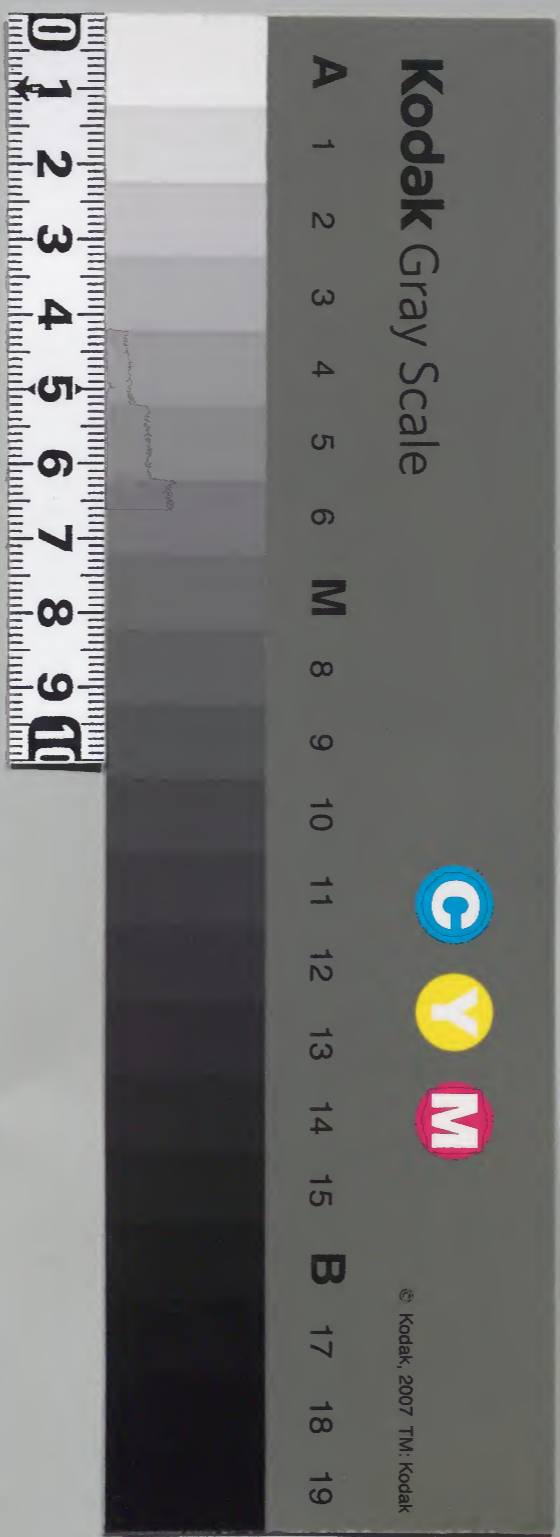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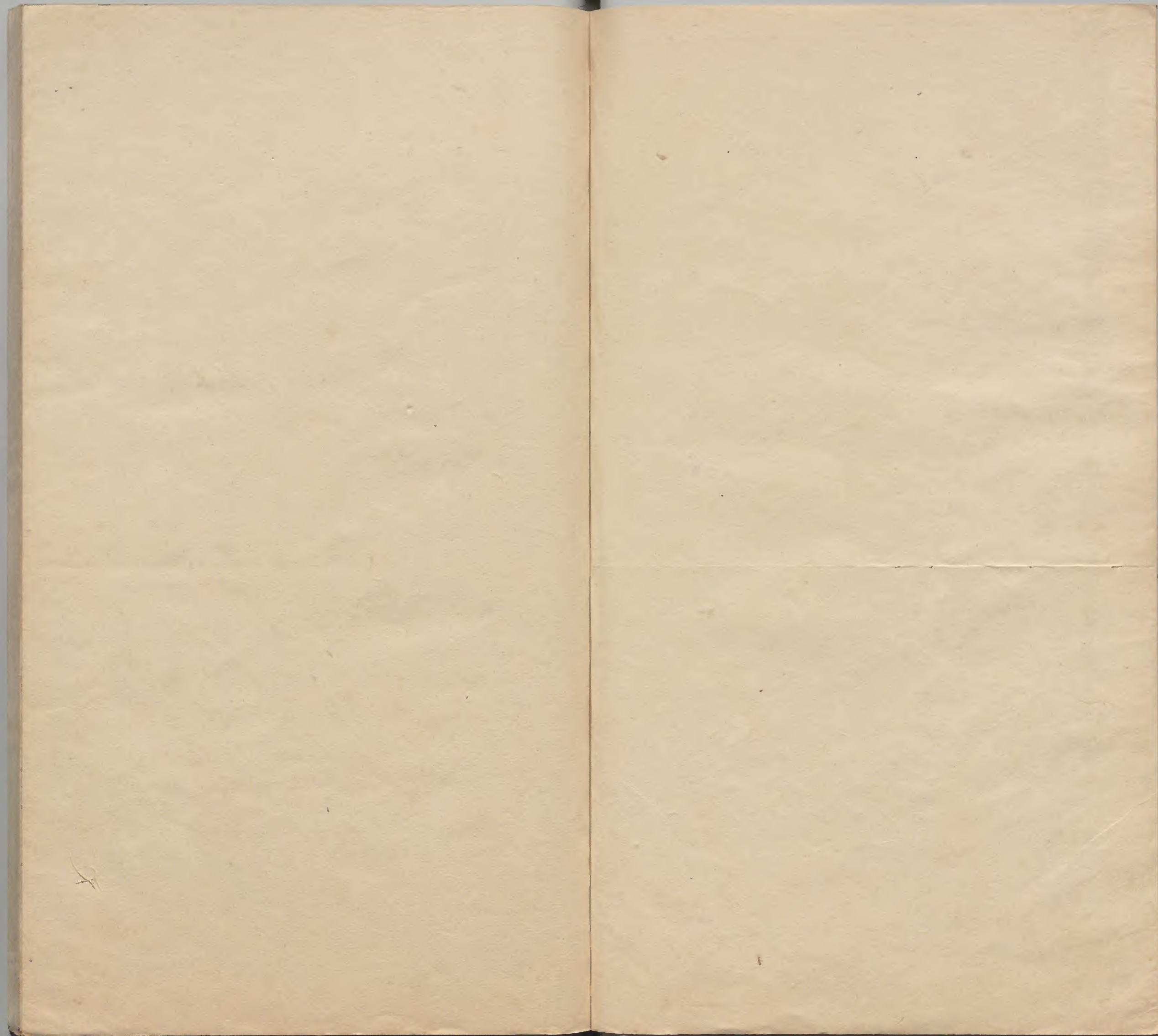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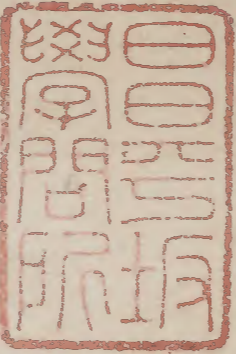
百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18)
函號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六十二

義中

淺草文庫

晉書曰郝鑿字道微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
玄孫初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鑿名德
傳重飴之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推凹之就食鄉人曰各自
餓困以君賢欲共相齊耳恐不能兼有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獲軍翼爲剡
縣令覽之終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又曰

顏含有孝徃行兄幾服藥多死於己家含逃歸開椽復生毋妻
家人日益勤倦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又顏含嫂病困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
青囊授含乃蛇也童子忽化青鳥飛去也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虜陽太守沛國武蝦臨亡以家
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為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少
與陸機兄弟親嘉機一門彼誅瞻復相榮恤機女為嫁之由是
稱其篤義宋書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勤
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放佐史並逃亡穎号哭奔赴殯送以礼

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泣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
何忍舉觴開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
即穎姑也蹠出救之得免及縱瓚号備礼徵又不至乃費以兵刃
執至無廻改至於獨平遂不屈節

又曰張進之永嘉安固人為郡中大族少有行歷王官主簿永嘉
安固二縣須校尉家世當足經流年散敗救瞻鄉里遂以貧聲
全濟者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供奉經時進其誠力
未力嘗避地隨水沉設進之投水極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
掠充斥每人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義信所

感如此

又曰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隆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詳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代隆隆不詳自引太守張岱疑其實以棘隆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在悅耳赴死棘

妻許氏又寄語屬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天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令竟未婚聚家道不立君已有三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帝詔將原罪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軼如事父家內大小詔而後行公私賞賜一皆納軌有所詔須就典者請

之魯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

廓答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爲庸別寄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江都王延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一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又曰後趙錄曰石勒爲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侮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曾策

名晉室食其祿矣且受人榮寵夫是二姓者臣至所不爲且豈
愚臣之猶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矣未敢聞命若賜其
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鄉族
又蜀錄曰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
李持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
羅尚之遣隗伯攻郾也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
散唯安與任回在在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敢有
人鄉宜避我嗔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逡巡而又前
涼錄曰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着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六疫

鄉人宗族死於京師數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吳迥齊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綝於弔賜死獨江必守尸晝
夜號泣悲勤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者唯必
及衡陽王子陵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泌
字士請濟陽人也

後魏書曰陽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姓叔儻不拘小節薄覽
篇籍有文才清河王懌辟大尉從事中郎懌爲元又所害朝
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獨譜喪
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漢曰雖樂布王脩何以

尚也

唐書曰李密既降徐勣常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衆地土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卽是自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高祖無表甚恠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恠功

真忠臣也卽受黎州惣管賜姓李氏

又曰季綱孫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廡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涕拜辭而去

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義方泗洲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傳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穎上令聞病篤部道將往徒步

不前計無所出義方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而後義失義而文

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又曰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爲國繼縱世立無後者義也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天下莫爲義獨子
爲義莫若已墨子曰今有手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爲者
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爲義子者
宜勸何以止我

又曰世浴君子視義士不若視其粟者今有人負粟急於
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也曰義
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悅而行又從而
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是負米者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是鷄狗也雖食磨角勝者爲利是禽獸也爲鷄狗禽獸
而欲能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能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舍魚取能掌
生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主取義孫

鄉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
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六韜曰義之所在天下歸之

尸子曰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曰義是放荒以天下與舜曰富乎
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故務光投

水燴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又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
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双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又曰莒有石焦原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有以勇見莒公
者刳行劑踵莒國莫之敢近已獨倂踵所以報莒國也夫義之爲
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必且劑踵所以一世也

韓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

賈誼書曰齊桓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
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棠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
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

寡人爲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居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諸侯
間植之義而皆服之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卜人非嗜欲
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惧失利

監鉄論曰阻險不如阻義也

說苑新序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閻以爲王王子
閻不肯刳子之又王子閻曰見國滅而忘王不仁刳白反而失
義不勇五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縊而殺之

新序曰白公之難禁人有莊善者辭其母曰弃其親而死其君

可爲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北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何不及乎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刎刎而死

風俗通曰巴郡太守太山任望字伯闔爲司徒掾同弟子殺入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便道諸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李固請與相見望頓頭流血自說第薄命早亡以遺孤爲託望義方之教自陷罪惡息男國既豫知情幸有微徧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於是原活出之

又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二百里臨別敢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募之穿壁未達曰極在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具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說苑曰子路曰不能甘勤若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

又曰燕昭王使樂義伐齊閔王伐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不與我將殺之屈盧曰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是謂之禮故人知天命下知人臣之道其有可劫乎子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劔汝南先賢傳曰王恢字

仲通太守郭紆司爲立簿詔書發筋角紆親禮覓辜較之
候諫紆曰明府爲藩屏大臣事當從公聽恣私曲何以爲
治紆不從有告言之者詔書案問事當傳考紆曲何以爲
見恢曰太守負君今當何以圖之恢曰明府不須爲憂明
府年六十恢年七十先明府生子有餘年不爲今日劾命
將復何有遣詣考所自引受罪言太守不知之因鬱氣不
食而死郡以無事

廣州先賢傳曰尹矛字猛德台浦入太守南陽終寵見顏
色常用怪焉矛造搃伏見明府四節悲難慘痒之恩者何

也寵曰父爲張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也矛乃傭僕自貶吏
役而至于宛陵與張校圍交通竭鄣於張伺其間隙者出入三
年乃先辭張左右近恃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
固矛因手刃張首而還

楚國先賢傳曰應余字子正爲郡公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
脊叛余與太守東里衮逆竄得出賊便射衮余以身當箭被
七瘡因與賊曰我以身伐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金殞歿無
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

會稽與錄曰張京從戎西州軍罷還歸各給車牛京同里寡

母與三子從軍子各物故見京還不能自致悲傷歎歎京以
載之牛羸道死京入轅引輓妻子單步又曰孟英字公房上
虞人爲郡縣吏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縣敎憑憑家諳闕稱
寃詔書下州檢栲英出定文書悉着英名楚毒慘至絳色不
變言太守病不関衆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
書下縣敎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兩皆消瀾遂不食
而死

豫章志曰龔傾字顯先爲下江督郵太守會稽謝

裴獲罪於時大皇帝幸尋陽硯乃具作意陳裴事假大駕於

道叩頭流血時大風寒雪之後血流成冰上乃爲之住駕省
章裴事見理繁欽立雋碑曰故右扶風都爲主簿有者從都
尉討拔胡官兵散續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墮馬雋於是下馬
授甲以身禦寇遂致死戰場都尉乘雋馬得免
桂陽先賢畫讚曰朱陽羅陵果而好義郡汲府君爲州章陵
被掠拷叅加五毒拔刀截古以着盤中獻廷尉辟公義之事
得青理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郡府蕭府君卒業與書佐魯
雙卒禮送喪双道溺于水業因掘泥揚波邑人王歆賢令

軍白環蓋邑三十里母人以歎之故使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
義吾以子爲將封子万家歎固謝燕人曰子聽吾引三君而諸
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
退而耕於野國既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軍將是助桀
爲暴也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縣其脰樹枝自奮絕脰兒亡齊
士大夫聞之曰王歎布衣猶不背齊向燕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昔求諸公子立爲襄

又曰左儒友於杜栢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栢而非其罪也
左儒爭之子王九復之而亡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及斯汝

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道君逆則率
友以爲君王怒曰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
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栢之無
罪王殺杜栢左儒死之

說苑曰腓肸以中年縣叛設祿邑炊髡者與我者受邑不與
我者烹中年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
髡曰田基之義軒冕在前非義不乘斧越於後義死不避祛
衣將入髡腓肸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
田基爲始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受中年之功則中牟

之士終身懇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曰白公勝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拾之
援出其尸又業兄度海復見傾命時同衣止者乃五六人骨
肉消瀾而不可計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日聞親戚者必有意
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得血住餘皆流去

續齊諧記曰田基真兄弟三人家臣富而殊不睦忽共議分
財金銀真寶物各以斛量田業生貨平均如一唯堂前一株
紫荆樹花葉美茂共議坎破爲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尔
夕樹枯死狀少燃葉萎摧根莖焦悴直至攜而往之大驚

謂語弟曰樹本同株聞當分析所以憔悴是人不知樹木也因
悲不自勝便不復解樹樹應聲遂更青翠葉色繁美又弟相
感更合財產遂成純孝之門真以漢成帝時爲太中大夫西
京雜記曰曹敞在無章間下輩謂敞好斥人過爲輕薄世
皆以爲然及章後爲王莽所殺門主無敢收葬者皆更易
姓名以從也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爲稱章弟子收而葬之
方知諒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生生立敞碑於其墓
在龍首南山嶺上

汝南先賢傳曰闕敞字子張平與人仕郡爲吾官掾時太

守第五常波徵臨發倉卒有奉錢百三十萬留付收敞理
着堂上遂遭世倉卒隨路斷絕敞年老飢

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

敞曰吾窮老何明當有用故君之財耶道通

當送飢寒何損常舉遭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唯有孤孫
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放立五官掾平與闕敞錢三十萬
氣遂絕後孫年年大步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善與共
臨發穿錢乃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三十萬耳
令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因病氣索言謬誤耳

即無疑也

傅子曰太子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有哭之者戮其
妻子於是王叔治甲子泰相謂曰生命碎命亡而不哭
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告其首而哭哀動三軍
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劉彥明燉惶實曰童異字子舉學有才太守京非諒舉
選上掾立主簿功曹諒卒官異衰經送葬道遇寇虜衆
皆散走異身蔽柩哭嘔血賊欲破棺異叩頭救請破流
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大明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大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人事部六十三

義下 義婦

義下

戰國策曰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爲文收償於
薛者馮諼曰能於是載券契而行薛曰收債畢何而反
孟嘗曰視吾家所寡有者乃爲之至薛召諸民當償債
者悉來合券適合乃矯命以債賜民燒其券民稱萬歲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恠其疾正衣冠而見之曰債

畢收乎來何疾也何而反諉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臣者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內府狗馬實外厩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也竊以爲君市義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之薛不能抚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孟嘗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僮幼迎君道中顧謂諉曰先生所聞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又曰秦縮交鄢陵人也其子仕秦以爲管守魏信陵

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曰遣縮高來吾將仕之使爲持國尉鄢陵君曰小國必能不其民使者自往請使爲吏道使者至縮高四君之命高也將使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大笑也見臣而下是齊王也父殺子皆亦非君善敢在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謂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則秦兵不返魏必色失願君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吾將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鄢陵君曰吾先吾成侯受紹襄三以守此地受大府之憲曰子殺父臣殺君有常不

故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預惡今縮高不受大利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日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雖死終不敢行也縮高聞之日信陵君爲人悼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以全已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惠乎乃之使者舍自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大驚縞素出舍使使者謝鄢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恩虞敢再拜釋罪英雄記曰袁紹以臧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兵洪始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泛紹諸兵而紹竟而不聽之紹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切

不與逋紹增兵急攻洪城中糧盡厨米三升使爲薄糜遍領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不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自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真惜洪力劣不能推外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乃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今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意忠義豈合天義紹慙遣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欵空復尔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

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死不嘆息

又曰袁譚既死弟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自烏
桓觸自號幽州刺史使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公子厚恩今
其破亡智以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一也坐
為玠失色觸曰舉大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玠志以屬
事君曹操聞玠節甚高之屢獅不至

又曰公孫瓚字伯珪為上計吏部太守劉基為事披徵伯
珪御重到洛陽身執徒養基將徒日南伯珪具豚黍於北
部上祭先人觸酸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
多障氣恐或不還與先人碎於此再拜慷慨而觀莫不
歎歎在道得赦俱還

魏畧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以仁篤為一群所歸韓約
去衆從羗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而憲責之
言人窮來歸我去何欲為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
死而田樂揚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着憲
名憲不肯在明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
要功乎達等乃止大子方攻漢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

到太祖宿問憲明及視條疏恠不在中以問達達等具以
情對太祖歎其至義乃表例與達等並賜爵闕內侯
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為死友於仁於楚
道遙山阻遇雪雨不得行飢寒無計自達不俱生也伯桃
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
之後骸骨莫收內乎捫心知不如子生而不終之大也
恐無益而弃子之器能不樂在樹中角哀听伯桃入樹中
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受角哀之賢嘉其義以上鄉
禮葬之竟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

荆將軍家相此欲役使吾吾不能听也與連戰不勝今月
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月
陳兵馬詣其家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回
為世規唐新語曰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大常
少卿盧宗道犯罪自嶺南逃歸匿子南金家俄為讎人所發
詔侍御史王旭被之崇道詳引南金旭處以極罪兄弟死旭
問其故趙壁曰兄且是嫡又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
惟劫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列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
說陸象先等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郎南金祖士季為隋

越王侗記軍兼

侍讀侗稱制受着作即時三世充將行墓奪侗謂士季曰
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豈無忠烈者乎士季對曰
見危受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外後事洩充
遂停事季侍讀其觀初為天學博士而卒矣

又曰畢構性至者丁繼母憂有兩妹昏在襁褓構乳養嫁
遣之及其亡也二妹初聞哀慟氣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
無三年之禮吾侍鞠養豈同常人遂行三年服野聞之莫
不稱歎構弟相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

侍乙藥者累月既而衰毀骨立變服視事踰年未嘗言笑
深為朗所重構嘗為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
之變玄宗降璽書慰之曰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川
弊化頓見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枉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
寡終戶部尚書

又曰李慈為具州刺史且露偏於庭樹邑人曰美政所致請
以聞慈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媵姪謂其子
曰五厚汝普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
嗟尚之

又曰姚崇少不慕學年愈弱冠嘗過親見脩文殿御覽閱之甚喜遂耽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陽吏人並見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生任并任异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與我無間然矣惜誅宗而伐疎命與其子連名冀無以別也時人以美之又曰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毀瘠踰禮殆至滅性弟景偉年在襁褓休親乳之乳爲之豐及葬時屬祁寒跣雪霜脚指隨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構陷遇宮時人傷焉

義婦

南史孝義傳吳興乘公濟妻姚氏二男而公濟及兄願公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榮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爲買殮器自往劍葬元徵未大雪旅斷行村里北食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在儒

僞家露四喪無以喪丁爲辨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遂
丁長子婦王氏寡報志不再酬州郡上言詔表門閭租稅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曰冠軍喬晞攻界休剋之其令賈
譚抗節不降晞恐晞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
納宗罵曰屠客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于你母乎
何不促殺我遂叩天大哭亦殺之唐書獨孤武都謀反王
世充歸于我其子師仁方三歲世充以其幼不殺乳母王
英蘭兒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英蘭扶乞所得與師唯自
嘆土飲水而竟爲採拾竊師人至京師高祖嘉之封永壽

鄉君

又曰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
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紡
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兮夫之叔姪兄弟七喪深爲遠近
差向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恤存之

又曰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盧彥衡之女也畧涉
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被鼓譟踰
垣而入家人悉迸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
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郡凶擾橫人各

奔逃何獨不懼荅人曰所以異於鳥獸者以莫有仁義也
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
隣有急尚相赴救况在姑而可棄委若萬一危禍豈宜獨
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乃見
盧心婦之心以貞觀之卒

又曰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婦一人何
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多又少嫂之爲
婦年老孤寡不能釋其罪遂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
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年及姊

亡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義行竟令妻女求子相識
後數歲竟終于家

又曰楚王虛龜妃上官氏上封人也父懷人右金吾將軍
上官氏年十八歸於虛龜繼楚衰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
奉恭謹稱甚凡有新義非勇妹噉訖未先嘗經數載虛龜
夢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喻年而卒又無近疾族家議
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有寧可使孤魂無記於是備
禮同葬聞者莫不嘉勤服終諸兄弟姊謂曰妃年尚少又
先所生改醮異門禮義桓範妃居之掩對曰大夫以義烈

標冬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大馬殉溝壑寧可復
飾粗絺服有他志乎處將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
其志不奪歎患而止尋卒

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布挈
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恠問之婦人曰
天者葬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
子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若恨然賢其辭即罷軍
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
朝廷之臣乎

列女傳曰衛宗二順者衛宗室虛主之夫人及傳妾也
秦滅衛君角封虛主世家使奉其祀虛主死夫人無子
而守寡傳妾有子代後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
子奉祭祀而妾事我我不聊願出居外妾泣曰夫人無
子豈欲使虛氏受三不祥耶公不恨蚤終是一不祥夫
無子妾有子是二不祥今夫人將出居外妾居內三不
祥欲自殺其子止不聽夫人懼遂終年供養不贊
又曰魯孝義者保魯孝公稱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與
長子活中戲朝州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

立是爲懿公孝公于時號公于稱活之子伯御與魯人作
亂攻殺懿公而自立稱求於宮中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
殺稱乃衣其子以保之衣卧於稱之卧處伯御之義保遂
拘稱以送周太子殺伯殺立稱爲孝公魯人高義保之遂
義故謂之義保

又曰河南真義者樂羊子之妻年子出學將友人歸真義
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真義曰妾聞
君子不以利汙羊子慙而棄之

又曰祀梁名植齊人也爲大夫莊公襲莒約車五乘載士

植不與歸而不食毋曰汝主有義死有名五乘盡汝下也
植遂至莒獲甲首公正之曰共同齊國殖曰不與五乘少
吾勇也臨敵止吾以利汙吾行也遂進至莒城下殺二
十七人而死莒人築戶城爲京觀妻往迎喪向之哭土
爲之崩喪於是公使弟葬之畢曰婦人有一從之義今
吾外無夫以立鄆內無子以見志吾何歸乎乃赴水而死
又曰梁鄆姑姊者梁之婦人其室失火兄子與其子三
人人其夫止之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撓也被不義
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

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死

又曰會稽右師安妻者同郡李氏之女也名軍少寡無子守義不遷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泣曰少遭家不告兄弟卑少門宗唯兄爲主而復罹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將詣縣陳之兄曰其計何軍曰臨時從宜不可先言也乃請知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到縣門官嘉其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視之被一瘡二字立其傍吏言問之兄曰我殺之

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暮年不決吏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其母必知其子之善惡聽所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曰殺少子相曰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雖痛乎獨謂義母

又曰天水姜叙母者曰郡陽阜之姑也阜爲使馬超殺刺史太守叙屯曆城阜往見之戲歎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是惜於天下乎君擁兵專制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殺也叙母列

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人而無義唯食慨然
勅叙從阜計遂起兵於歷城趙聞之襲城得叙母母曰
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下豈久容若何
不早死敢以面月視人趙即殺人

杜預女記曰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候王陵之母漢
王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
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
老妾女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母故懷二心
言妾以死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定命錄曰賈直言妻莫知其姓氏貞元中其舅道得
罪賜配直言欲代父死奪配飲之不死流於嶺徼直
言妻一志事姑鬢髻絕膏沐自三二年蟣虱蔽其肉
厥後如枯蓬之植燥一無復蟣虱趨十五載直言遇
赦歸妻使一沐其髻自繼絕墮子泔盆終爲禿婦直
言後歷諫議大夫出刺兩郡

傳記李如璋爲夏陽令素經其妻鄭氏如璋因醉誤
殺人母其子入縣將復讎如璋與鄭以床臣門讎者
推窓而入鄭急以身蔽如璋舉手乘刃右臂既落復

舉其左臂離復斷之猶乞以身伐夫死時方懷妊離者以
及譟其復胎而出殞乃害如璋及其二子州
司以聞坐死者數十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人事部六十四

謙 謙上

謙

易謙卦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
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復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喻君子也象
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以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
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吝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

四無不利撝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吉易下繫曰謙得之柄也

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左傳莊公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放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諉敢以死告

又成上曰晉與齊戰而勝歸范文子後人武子曰無為我

望尔也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大功國人喜以逆也先入必

屬耳目是代師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

漢書曰張安世兄賀而掖庭令而宣常以皇曾孫收養掖

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上追思賀欲封其塚為恩德

俟置守塚戶百家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家塚戶上曰

吾自為掖令非為將軍安世乃止

又曰于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定國

皆與均禮

又曰元帝即位徵孔霸師賜爵關內侯霸為人謙退

不好推勢常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霸讓位自陳上

深知知其志城乃費用

東觀漢記曰北海靖王陸顯宗之東宮尤見幸而睦姓

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於心音樂歲終遺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夏人大夫將何辭對使自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蝼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已來志意棄情声色是如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又曰李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通姓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每止類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上對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又曰馮騭兄弟居禁中騭讓退不欲久在內連還弟太后乃許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益未有能終者及病困車駕臨門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卿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又曰梁商朝廷敬澤其委任自前世外戚見禮過遵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抱損九命弥恭漢與已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此

晉書曰羊姑開府累年謙謙不辭士始有所命會卒

不得除屠

宋書曰劉懷慎武帝北伐以爲守領軍宿衛輦殺雖各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東帶門車下其退類如此

又曰劄恩字道恩以戰功新軍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宮位自称鄙人撫士卒甚有恩記

又曰臨川王義慶爲卑四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士居朝廷之半戴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

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迎送物並不受

又曰彭城王義康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省內外衆務一斷之義

又曰建平王宗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朝達政事上甚信伏之轉尚書令

唐書曰李藩以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基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會稽典錄曰陳瑞字文象世爲縣卒瑞議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投禮

役君後不能達拜輒拊類以謝之

新序曰昔人伐楚楚大夫請繫之莊王曰先君在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是臣之罪請擊之莊王免泣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以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還師而歸

袁彥伯明謙曰賢人君子推城以存孝禮非降已以應世率心以成謙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饗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老子曰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此之謂乎

謙讓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

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壽考予工工百也僉曰垂哉

垂臣名也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讓草木鳥獸僉曰

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上澤官名益拜稽首讓于朱虎

熊羆帝

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二禮僉曰伯夷帝

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毛詩魚藻角
弓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而亡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湯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尊讓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

又坊記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

讓子云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乱益亡子云觴

酒豆內讓而愛惡民猶犯菴衽席之上讓而坐一民猶犯

君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作民作讓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國諸天子卿大

夫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又儒行曰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為人

又鄉飲酒曰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月者三日則成

魄三月則成時是禮有三讓

又傳隱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夫而禹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先王也與夷官公手即所屬殤公也若以大夫之虛

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

之以主社稷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君以

寡人賢使者杜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又僖上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僂朋平戎于
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敗有司也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鄆春秋來成三命何以禮悟
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懿德謂督不往踐乃職
官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紀也宜我
讓不忘其上

又曰宋桓公疾太子慈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人君其立之

慈父襄公也目夷
慈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

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
順也遂走而退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禮也凡軍即位卿出並聘踐
脩舊好要結外授好事隣國以衛杜稷忠信卑讓之道
忠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上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去疾子
良之名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成下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日前志有之
曰聖達鄆次守鄆下失鄆為君非吾鄆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走宋

又襄上曰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財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宜子也

又襄二曰晉侯使士丐將軍中辭曰伯游長伯游首偃昔臣
習於知伯士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
軍士正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辟以趙氏又使栾黶辭曰
臣不如韓起願上趙武軍其聽之使武將上軍韓起佐
之栾黶將下軍魏降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
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之下皆讓皆讓栾黶

為大弗敢違也

又襄二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禮禮諸樊少弟季禮辭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遂弗為也禮雖不才願附與子臧以無失節因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禮之讓明莫兄弟相守

又襄五年曰鄭伯當入陳之功饗展賜之先輅三命之

服先輅次輅皆王賜也兼侯伯之上都三命入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直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

受三色公孫傳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襄不失禮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入曰子曰六伯其何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國語曰孤毛卒使趙襄伐之辭曰城僕之役先且居之佐君

也善

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

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君有

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論箕鄭昏臣先群在

倫皆也三子皆晉大夫也

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襄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

也廢讓之讓德也以趙襄也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

清原

之莫在魯僖三十年也

使趙襄將新上軍箕鄭佐之昏臣將新下

軍先都佐之

又曰君子急病讓夷

又曰齊桓公自宮及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辟曰臣不若

夷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臣

不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

方臣不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若

也

又曰晉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降乃使魏降佐
新軍

家吾曰虞柄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
致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朝則士於大夫大夫於卿於芮之者曰吾齊少人
不可入君子之朝遂自與成以其所爭爲闢田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大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
賢又生聖子曰太王於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
二人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又曰太尉周勃立伐王伐王曰奉高宗廟事寡人不足
以稱寡人不當郡臣皆伏固請伐王西向讓者三南句
讓者再

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
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
爲魯連壽連歎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
而無敢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遂辭而
去終身復也

又曰董姬在館陶三家兒戲傳殿下主伏檻觀之姬負

則饒人勝則饒讓主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叔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東平爲相大尉欽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敦位廼謝病文帝恠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敦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敦以相讓敦

人曰袁盎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東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

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乎曰願有所曰遂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治渤海君不可存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恠其有讓嘆曰君安得長者之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

又曰武帝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今日碑日碑日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又曰常賢薨子玄成當爲詞玄成心知其非兄賢雅意欲讓即佯狂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刻秦奏之有

詔勿刻引拜玄成不不得以受俟爵

太平御覽卷之第四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人事部六十五

讓下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官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光武封朱祐爲鬲侯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合觀天文見讖記誠欲合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亨諸侯國哉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土欲用桓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楊州宰弘帝曰俞從事往女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闕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請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許以辭長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

賜又詔諸生雜吹擊磬盡日乃罷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以辭長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雜吹擊磬盡日乃罷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祖入與之帝以郁先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師又曰上欲封樊興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遜避封有司

奏請絕國上義特有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曰放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王亡七年所守弥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人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鄧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敢之者恭助而收拾載之婦乃知其恭橡盜者還椽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圭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於兒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陳囂與鄉人紀伯爲隣伯夜竊藩地自益囂見之同伯去密殺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慙懼還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太守高其義各其間爲義里范曄後漢書曰馮緄字鴻卿邑郡岩渠人也長沙戀冠益陽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蛮夷荆州平定詔賜戲一億固議不受振族還京師推徵爲從事中郎

魏志曰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丸軍次無終夏水路不通疇將其衆爲鄉導出盧龍塞虜乃驚太祖與戰遂火斬獲軍論功封疇爲亭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子至數四疇終不受之

又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讓曰徵事邴原議即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敏清靜足以厲事徵固具足以幹事所龍翰鳳翼國之重貴舉而用之不仁者遠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基拔壽春轉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生不閉軍事非

才而據妖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泣權乃聽焉嘉其能以
實讓

又宗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心精體密貫道達
徵才昭才物德報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王隱晉書
曰司徒魏舒遜位司空衛權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
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于時皆有欲遜
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哉以婦家申喻復還唯舒知命
內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爲晉興以來能辭榮
令終未有如舒者焉又曰杜夷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爲

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夷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夷夷
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然虛逢歷載正以足
不羸病故欲相省寧論常敬以爲國子祭酒夷前後下
餘表求解不聽明帝踐祚夷又頻表

又曰上以羊祐爲開府儀同讓表曰今光祿李喜秉卽
高亮在公正免光祿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李
胤清亮蘭素正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外
內之寵不異家賤之家而猶禾象此選臣更越之可以
塞天下之望又封南城侯祐曰昔張良請受留侯馬不

奪其至請受鎮平薨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詔祐曰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言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禮所以全節童違其志令聽復本封

于寶晉紀曰鍾會能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既蜀不寔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美肯讓於勝已

晉中央書曰鄙惓拜給寧黃門侍郎惜苦求外出時吳郡鉄朝議欲用惓惓以資輟而少年不且超登太郡辭

讓切至朝廷嘉之為臨海太守在郡優遊養志不以事物縈心

崔樵前趙錄曰張寔為鉅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後魏書曰高肇字首首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書侍郎出為濟州刺史元愉之反也植率州軍出討破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朝廷論勲每謙謙不受云其家何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對何足以應追陟之報懇惻發於是城

又崔日光昭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救和曰臣誠微賤
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辞而不當高祖
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後周書曰蘇祐字承先
陳留圉人也有智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附陣還之
諸將爭功祐終無競太祖歎之常謂諸將曰承先口不
言勲孤當伐言其見知如此

沈約齊記曰朝係伯襄陽人也事母甚謹西土風俗曰與
隣畔有輒於畔上種桑以誌之係伯上種桑之條蔭蔽
他地開數尺以避馬隣者隨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

畔者擊不敢犯也

齊書曰謝眺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眺官未及
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曰宋嘉元中范曄讓

吏部朱循之讓黃門蔡典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伐小
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承讓意王藍田劉安西貴重初
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典公孔顛並讓記室今
豈可三署皆讓郎謝吏部今授超階

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讓之美本出人情大官必讓便
與諸闕章表不異側既如此謂都非疑眺讓優答不許

唐書曰溫彥博與兄大雅共掌徵密彥博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心虛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宜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雄寮烈以此多之

又曰長孫無忌再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孝

兄曰幸臣居外戚孔招聖主私親之誼敢以死請太祖曰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寺並和所以委之曰昇無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各縣而爲三皇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百長朕自在

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贍故受此官無宜辭讓爲禮也

又曰盧懷慎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僕微令姚崇封掌樞密懷慎以爲吏道不及崇母事皆推讓之周書曰湯牧桀於歸於亳三年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笈置之天子之坐再辭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諸侯諸侯莫敢即謂然後湯即太子之位慎子曰克讓許由舜讓善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足夫列子曰昔堯舜以爲天下讓許由善巷而不失天下伯

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使者不鮑嬰亦不鮑公致千金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書社百封管仲不辭蜀何也晏子曰瞿問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以管仲失之嬰得之

又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嬰之治阿三邪毀於外三說毀於內金則三邪譽於外三說譽內

昔者嬰之當誅者當賞而今以當賞者當誅是砍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三年而齊大興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也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之父曰我適有龜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於善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天吳何以天下爲哉不受遂

又曰舜以天下讓其支北人無擇北人無澤曰異哉後

之爲人居州敏之中而遊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
欲行汗漫我吾羞見之自殺於清冷之淵又曰湯將伐桀因
卞隨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
知其他湯隨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君之伐
謀乎我必以爲賊也勝桀而讓乎我必以爲貪也吾生乎亂
世而無道之人再漫我吾不忍數問也乃自殺於相桐水
而死 桐水今在潁川

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隨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
胡不立乎務光辭曰潑上非義殺人非仁子犯其難我寧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不受其祿無之世不踐其

土况尊我乎吾不忍見也乃負不自沉於盧水

盧水在遼東也

呂氏春秋曰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辭其
思之鄙人有孫叔敖彼聖人也王於是使人以興迎叔敖
以爲令尹而國治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魚於河濱魚者讓長符
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
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我逸不
能爲君之勞矣

又曰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曰孰勿勿然以天下爲事乎
君往以余不忍聞之

又曰大伯將讓其國於乎歷謂其傳曰大王欲以一國之
事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居一世而萬世以之君
不貴以代而萬代之貴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
讓故爲君子因國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
道與寡嫂共田乘推讓好者取其荒者不營利母常隨之

如此當乞食無處遜嘆應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郭翻傳曰翻經河墜刀於水路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
不取志於三四路人固辭翻尔向取我豈能復得手路人
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知其終不受乃沉刀
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
意十倍刀賈與之

魏武令曰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魏
文雜事曰薛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得之謂讓

博物志曰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晉劉寔崇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曰欲以出賢
才而息爭竟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以自明賢豈假
讓而賢哉故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
自立以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
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
從生以爲一國所讓則一國仕也爲天下所讓則天下才
地推讓之封風行賢不省灼然殊矣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之得德也已
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公以爲記琛藥而行

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也三者之美皆蔽隱
不著王肅曰其讓免故民無得而稱焉成謂玄既失之而
肅亦未爲物也玄之所去三踈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
云隱而未著者乎三跡徇著則高讓知赤復不得云其讓
隱也並泰伯之出讓迹已霞不奔喪政一耳斷法髮之與
后傳明之相皆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
王子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命於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子之
位一讓也假記遜道受不赴喪之機潰推大美二讓也無
胤嗣而養仲雍又子以爲己後是深息遠防今周嗣在益

昌天人呼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帝讓若禮臧之倫者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